

「蔷薇岛屿」

[摄影+文字]

安妮宝贝



关于爱。
行走。行走。

island of **brair**

蔷薇岛屿

〔摄影+文字〕

安妮宝贝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蔷薇岛屿/安妮宝贝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2.8
ISBN 7-5063-2429-6

I. 蔷… II. 安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56484 号

蔷薇岛屿

作者: 安妮宝贝

责任编辑: 杨 葵

装帧设计: 吴 宁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印刷三厂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 150 千

印张: 6

插页: 2

印数: 001-100000

版次: 2002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429-6/I·2413

定价: 1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安妮宝贝 自由作家

- 曾任职金融网络广告行业。
- 1998年开始发表小说，因作品风格独特引起广泛关注。
- 题材多围绕宿命，自由，漂泊等命题思考，创作工业化大城市中游离者的生活：他们在爱和幻觉中的决然出行，及对自我的追寻。
- 2000年起出版小说集《告别薇安》，《八月未央》，长篇小说《彼岸花》。所有作品均持续登上书店系统销售排行榜，并进入全国文艺类书籍畅销排行榜前十名。
- 作品在众多读者中深具影响，并已介入香港，台湾，日本，德国等地区。
- 现居北京。从事专业写作及为杂志撰写独立摄影采访和专栏。

责任编辑：杨葵

装帧设计：未来社

这本书是给父亲的



我们都如此清醒
看到了时光的界限

contents

- 001 自序
- 004 再见，时光
- 040 旅行夜车
- 047 蔷薇岛屿
- 057 梔子
- 063 消失
- 067 赤道往北21度
- 076 在西贡
- 090 照片
- 092 危险的美感
- 096 少年事
- 102 一天
- 106 独自醒来
- 112 想起来的爱情
- 116 日落
- 126 世俗生活
- 132 河岸
- 136 香港记
- 144 小说：一场上海烟花
- 152 对话录：它如同深海

在上海写完《彼岸花》之后，我去了北京。那是2001年7月的事情。到写完《蔷薇岛屿》，差不多是1年的时间。这是我的第4本书。

这一年的时间，我在北京。北京的夏天炎热干燥，到处是明晃晃的阳光。渐渐习惯了这个北方城市。有时候想，也许会一直住在这里。总体而言，我自己并没有任何家的概念。长期远离故乡和父母，在陌生的城市里生活，家对我来说，只是一间租住的小公寓。有厨房，有可以用来写作的木桌子，有铺着白棉布床单的干净大床，有一个可以散步的开满蔷薇的花园，有一条狗，有几个朋友。只是如此。

自序。

大部分时间里，我的生活里只有写作。一直离群索居。在北京，也是如此。

3月的时候，去了越南。这段旅途，准备了很久。出发的时候，背着沉重的背囊，坐上飞往广西的航班，心里却很平静。心里有愿望，然后去做。这是一直以来的方式。

这是一个具备魔力的国度。它的炎热，它的苍翠田野，碧蓝深海，喧嚣街市，眼睛明亮笑容坚韧的女人们。从河内开始，沿着海岸线从北到南，一直抵达西贡。然后从西贡坐船到柬埔寨。从柬埔寨飞回香港。香港是旅途的最后一站。

没有能从柬埔寨再转到老挝，泰国，尼泊尔。因为炎热和疲劳。但我知道，如果有再一次，路线应该会蔓延得更长更远。也许会走上半年或一年。这次旅行，一路上，想着要写的新长篇，想着自己生活里的一些问题。越南给我的经验，比在任何一个城市里都更为深刻。

这样的喜欢河内。还有那些夜色中灯火闪烁的寂静小镇。在高山顶上的小旅馆里，能看到离得很近的繁星。让人心存感激。

这本书，记录的是一些旅行的细节。用了自己拍摄的照片。因为旅途的颠簸流离，很多印象深刻的场景，都没有可能拍下来。但我还能用文字和回忆来做下记录。而留下的照片里，保存了瞬间的感动。自然，这些照片都很粗糙，很个人化。并不是用一个摄影师的角度，去拍摄这些图片。那一刻，我仅是一个过路女子。

现在看来，能在旅途中留下记录，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。照片，文字，书，还有感情。这些都是时光曾经存在的印记。我们的生命亦是一段看不到终点也无法有归途的长路。

从童年开始，我就在幻想通向远方的路途，这种追寻，对我来说代价甚为巨大。它使我的生活因为和其他人不同，而一直沉浸在孤独之中。这也是所有对生活的真相产生怀疑，不愿意屈服的人的孤独。如同宿命。但我一直相信，人要抵达彼岸，必须得先经历黑暗和痛楚。就像一个人的生活态度。这并不是简单的悲观或乐观，颓废或积极的问题。它是一种过程。

父亲的离开，对我产生的影响极其深重。我相信这种怀念，不会随着时间消失，而是会变成一种更为广博和沉默的苍凉。它使我对爱和生死的问题，重新产生反省。而最重要的问题是，面对那些

爱你的，死去或活着的人，你该如何继续。微笑并且温暖。这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少年开始，就一直对死亡抱有亲近的人来说，所承担的东西，更为深不可测。

所幸的是我一直在行走，并且写作。始终有勇气。一如我的母亲和奶奶，这些家族里善良、母性而坚强的女子。

所以这是一本关于旅行，爱和生死的书。也是我在4本书里一直重复探索的命题。这些命题永无止境。

在我的新长篇里，应该有机会做更深入的探索。

光本是佳美的，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。人活多年，就当快乐多年；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，因为这日子必多，所要来的都是虚空。（《圣经·传道书》）

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手里的时间还有多少。生命只是一场幻觉。你知道。

我写这本书。是为了纪念。

纪念我们曾经走过的长路。最终的虚无。

2002年7月 北京

发 生 过 的 只 是 往 事 大 风 呼 啸
远 处 有 大 海 的 声 音



再见，
时光

她说，当一个人快死亡的时候，他会经历潮状呼吸。那是生命停止之前最后一段呼吸。汹涌极了，就像大海的声音。

她说，苏，你不会听到这些。你听到的大海的声音，是有生命力的。是幻觉中的。而我听到的声音，是属于死亡的。是真实的。

她与苏去看大叻的火车站。在海拔近1500米的高山顶上的火车站，古老的火车只能象征性地开出短短的距离。但依然有乘客。结婚的新娘和她的家人，坐在候车室外面的廊檐下。木门上贴着时刻表。他们等待两点半的那次火车。只是一个仪式。

灼热的午后，阳光明晃晃地四处流动。新娘的白纱拖在木椅子下面的沙地上。苏走过去，把手中的一朵淡粉红的月季递给她。她说，我要给你拍一张照片。她说“要”而不是“想”。

她取出摄影包里的哈苏，半蹲下身，用连续的快门，拍下廊檐阴影下的新娘。她的崭新婚纱，和背后烙满时光印痕的埃及蓝的木门。她移动着角度，身体像一头敏捷的豹子，充满粗野的活力。她的脸在瞬间里进入专注的状态，忘了世界的存在。

月台边上有一节火车车厢被废弃了，划满锈迹。铁轨延伸在长满野草的空地上，远处，是盛开的虞美人，在风中轻轻招摇。天空这样的蓝。有一段旧日的时光被凝固在此地。她们一直没有说话。

苏对她说，成为一个摄影师，唯一的幸福，是在于对时间的获取。如果美只存在于一秒，那么我对它的观察，会增加到两秒，然后喀嚓，把它凝固。她说。当然，在大部分时间里，我像大部分人那样，只是在浪费底片和药水。

好的照片，应该能留下世界绝望的美感。那种逝去的漫漫时光。

就在两年之前，苏开始自由摄影师的生涯，带着相机到处旅行和拍摄。她居住在上海，曾同时为数家知名的时尚性杂志工作，包括时装、广告等种种商业性的订单。在行业里她有她独特的风格和名声。然后她辞了职，成立工作室，和出版社合作，按照主题做摄影集。这一年，她的主题是海。她来到了越南。她的书用了一支英国乐队Cure的歌名：From the edge of the deep green sea。

在赤道炎热漫长的夏季旅途上，两个女人的邂逅。她们都已经过了25岁，独自旅行，忽略过往和历史。两个人绝口不提。一个是摄影师，在上海。一个是不再工作的写作者，在北京。

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停止了写作，有一年她的时间用在了睡眠，对着菜谱做菜和行走中。在电影的出场里，她变成了一个旅行者。整整一个巴士车的鬼佬里，唯一的中国女人。脸上有长期离群索居的流离生活的痕迹。她的背囊很庞大，因为里面放下了包括枕头等所有细小的熟悉的物品。没有安全感的人，都是这样。带着所有的旧物转移。

她是在每一本书里出现过的女人。她们是一个人。是唯一在出发在行走在告别着的人。这是我的写作。是我为之而写作的唯一原由。

她在大巴车上睡觉。和那些鬼佬一样，把衣服塞在脖子底下睡眠。把光脚蜷缩在椅子上，或者伸直在过道上。醒过来她就喝大瓶的饮用水。她很少吃东西。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凝望窗外的夜色，但没有任何的趣味盎然。只是平静。

她的旅途注定只是一条漫无边际的道路。随时可以停留。随时可以失踪。

有时候我们都这样的伤心，但从不表达。就如同我们从不说不爱。从不。爱是被封闭被禁忌被拖延被搁置的。这样的爱，是我手里唯一的救赎。所以我被我的罪吞噬。

她看见站在学校门口的父亲。她在郊外的小学里读书。学校在一座破庙里，有一片露天的天井，长满开黄花的野草。她被寄养在一户种棉花的农民家里，父亲每个星期六的黄昏来接她回家。他把她放在自行车的前杠上。两个人骑车赶路。路边的田野渐渐黑暗下来。父亲那时候多么年轻而强壮。他们在路上一句话都不说。

她听到耳边的声音。唰唰唰。自行车的轮胎摩擦在小石子公路上。父亲的下巴搁在她的头发上，夜风清凉，繁星漫天。她渐渐疲倦。感觉到父亲一只手扶着车把，一只手托住了她的脸。于是她睡着。

半夜醒过来，看到大巴车停在不知名的小镇加油站。鬼佬们排队上洗手间，然后三三两两地站在黑暗中抽烟。车厢因为停顿下来变得炎热沉闷。她发现自己的额头上全都是黏湿的汗水。她跨过堆在过道里的背包，走到车厢外。她把脸凑近水龙头，把冷水用手泼在脸上。她止住了胸中的呕吐感。

天气持续闷热潮湿。这个国度，一年只以干季和雨季划分。热带的高温像疾病一样控制人的身体和神经。每天无数的鬼佬扛着庞大而肮脏的背囊走来走去。他们从泰国和柬埔寨过来。背囊上用绳子系着沾满泥泞风尘的大头靴子。白种女孩的脸被晒成了胭脂红。那种红，好像随时会从脆薄柔软的皮肤下面膨胀出来，开出巨大的烂醉花朵。脸颊，颧骨，鼻子上都是密密麻麻的褐色小雀斑。

阳光是多么甜美的罪恶。靠近它，进入它，融化它。他们贪婪地注视烧灼般的明亮天空，一边抹着防晒霜，一边眯起眼睛，轻声地说，哦，我的天。我的天。My God。

3月越南的阳光，更像一场暴雨。直接，激烈，无处可逃。仰起头的时候，感觉窒息。

在河内，她遇见了苏。

这是她这样喜欢的城市。阳光让人盲目不知所从。在Pho Hang Bac一家旧书店。炎热的天气。店堂里的吊扇慢悠悠地晃动。她在读一本印度小说。她在河内无所事事，靠阅读和闲逛打发时间，但沉浸其中，并不打算离开。苏来找LP的旧书。她的计划是越南从北到南的海岸线旅行。

苏的漆黑长发上插着几朵洁白的小茉莉。她的皮肤暗，小麦色，且粗糙。额头高，脸型略扁，眼睛很明亮。她长得和越南女子相似。笑容极少。微笑。仿佛是会在水中消失一样的笑容。

她们开始说中文。对话是关于摄影。说话也不多。门口有挑着藤筐的水果贩子慢腾腾地走过，苏走过去买了几只李子。苏用矿泉水倒在上面清洗，然后递给她吃。深红色的烂熟李子，摸上去很软，旁边还留着细小的新鲜绿叶。她接过来一只。轻咬一口，酸涩进入骨髓。她不动声色。

苏说，有时我感覺自己和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关联，但后来明白，那也许是太沉溺于此。亦或已结合其中而感觉困顿。她们坐在书店的旧木头餐桌边。桌子上放着两杯冰冻咖啡。暮色笼罩过来，市街的喧嚣和热浪仍未平息。她的一只手拢在杯子上。洁净的手工创作者的手指。细瘦的手腕上有一只镂刻拙朴的银镯。

她在进入越南之前，停留在广西一个名叫东兴的小镇里。因为要办理健康证，她在那里住了一天。晚上睡在交通宾馆潮湿闷热的房间里。长久的失眠。于是独自走到街上。坐在矮小的板凳上喝糖水。桂圆干和鸡蛋一起煮。店主是年轻的男子，安静地坐在树下发

